

相关链接

### 腐败大案爆发

去年初发起的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调查行动，发现了一个涉及承包商、政党和官员的庞大贪污网络，涉案金额达到300多亿美元。巴西最高法院已经批准对22名众议员、12名参议员、12名前议员等约50名政界人士展开调查，执政联盟主要政党劳工党和民主运动党等朝野大党均有卷入。

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对于因经济形势恶化引发的民怨犹如火上浇油，巴西已爆发三次全国性大规模反政府抗议。

根据权威民意机构进行的调查，巴西总统罗塞夫的支持率已跌至8%，创1989年巴西实施直选以来总统支持率最低纪录，多达71%的人认为政府表现“不好或很差”。

### 主权信用“负面”

8月3日，巴西警方以涉嫌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为由，逮捕前总统卢拉的高级助手迪尔塞乌，预计该案涉案金额超过20亿美元。

9月9日，信用评级服务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将巴西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下调为“负面”，将巴西长期外币和本币主权信用评级分别下调至“BB+”和“BBB-”。

10月2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在首都巴西利亚宣布改组内阁，将原有的39个政府部委裁减10个，并增加2个新部委，内阁部委总数减至31个。同时官员薪酬降低10%，以降低行政支出。

10月7日，罗塞夫总统提交的2014年政府财政报告被国家审计署拒绝，成为该国80年以来第一任总统提交的政府财政报告没有通过的严重事件，罗塞夫可能因此再度面临弹劾风险。

### 社会贫富分化

巴西民众的窘境不只来自衰退期，而是在增长阶段就已经显现。

由于往届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等经济方式促进增长，在制造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极其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巴西政府统计部门以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将全国分为从A到E五个收入阶层，直到本世纪初，贫困和赤贫阶层(D、E档)比例合计仍然超过全国人口半数。

在这种巨大的两极分化之下，历届巴西民选政府(甚至包括军政府)都不得不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作出选择，而不是尝试消除贫富不均问题。

卢拉和罗塞夫领导的劳工党政府以劳工社会主义为主要纲领，在施政层面更多考虑穷人的福祉。在劳工党政府努力下，卢拉政府末期，中产阶级(C档)在巴西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增长到超过50%，贫困人口减少接近20%。然而与此同时，富裕人口(A、B档)并没有随之增加，而是产生了3%左右的降幅，跌入了中产阶层。

# 收入缩水支出日增 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巴西：足球大国陷入政府危机

说起在巴西的生活比以前有什么变化，一位在里约热内卢生活的华人的回答是：“钱贬值得太快了，像里约寄宿家庭的房子原来每间每月1000雷亚尔左右，每年按通胀率涨，现在都涨到1500了。”

货币贬值，囊中羞涩。几年时间里，曾经是整个拉丁美洲骄傲的巴西人突然发觉，自己变得困窘了。



巴西总统罗塞夫9月7日出席独立日大阅兵



巴西圣保罗民众游行抗议总统罗塞夫及政府

本版图片 GJ

### 世界杯半决赛惨败 足球成为矛盾焦点

故事还得从源头说起。

2014年7月9日，世界杯半决赛巴西对德国1比7惨败。纯从足球来讲，这绝不能算是一场合理的比赛：后防线由于席尔瓦缺席，被德国队抓住机会，屡屡进攻得手，巴西队阵型却毫不收缩，完全无视锋线内马尔休战造成的前场疲软，无论后防如何被撕裂，坚持和德国队对攻，直至以7个失球将自己狠狠钉在世界足球史的耻辱柱上。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集体性更强的国家本不稀奇，但是很少在拉丁美洲出现。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巴西人热情、简单，以一种更自由的方式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种“玉碎”式的决绝对攻堪称诡异。可能只有联系巴西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才能得到一个基本解读。

2007年和2009年，巴西先后中标2014年世界杯和2015年奥运会主办权，其时正值巴西在卢拉的劳工党政府领导下经济高速发展期和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复苏期。在这几年间，稳步发展的经济水平、发达的进出口贸易，使巴西成为拉丁美洲最耀眼的明星和“金砖国家”中成色十足的一员。

而就在世界杯举办的两三年前，巴西的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罗塞夫接手的巴西政府并没有像预期

的一样迅速渡过经济危机，而是逐渐陷入了发展停滞的泥沼。

于是此时世界杯就从巴西国家发展成就的全球展示，变成了政府在大选前不遗余力推进的政治、经济博弈。罗塞夫政府试图以世界杯的成功举办、出色的比赛成绩和良好的经济效益，让民众重拾信心。

在这种急迫的政治意图下，政策的推行不免简单粗暴，最终导致民众强势反弹：2013年6月，仅仅由于11个首府城市公交车票上涨了约合人民币1元钱，巴西全国就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世界杯的游行示威活动。

巴西人的愤怒不仅来自支出的增加和政府对于世界杯的无节制投资，更来自对经济环境的不满和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在弥漫全国的反对声浪里，赢球、登顶成了巴西队的唯一选择。政治压力、赞助商压力裹挟舆论压力，最终演变成了球场上“不科学”的惨剧。

从那时起，出现问题一民众过激反应一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息事宁人，成为罗塞夫政府不断重复的尴尬循环，政治、经济和民生问题也逐渐纠缠在一起相互作用。

所幸，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巴西在世界杯赛场内虽然一塌糊涂，但是在场外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为当年巴西GDP也贡献了44亿雷亚尔(依当时汇率约合22亿美元)。这样的成果再加上一系列戏剧

性事件，使罗塞夫成功连任至今，但也产生了更多新情况新问题。

### 经济增长近于停滞 分配不公反弹激烈

巴西经济增速放缓早在2011年罗塞夫就任总统前后就已经开始。2010年巴西由国际金融危机中成功脱身，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5%的高度，随后2011、2012、2013年经济增长率则分别降至2.7%、1.0%、2.4%，均低于同期拉丁美洲地区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换句话说，在最近几年中，巴西经济增长大踏步前进逐渐放缓，直到今天几近停滞。

这种停滞终于在几年之后逐渐体现在民生上。巴西雷亚尔2015年贬值已经达到35%，巴西人的购买力、尤其是海外购买力前所未有地下降。一位巴西朋友说，刚刚进入10月，巴西许多大城市的商家就开始如火如荼地宣传圣诞节活动和优惠。追问之下才得知，活动提前是因为很多人已经没钱出国旅游，多年养成的消费习惯又很难改变，于是只能在国内找满足。

无独有偶，由于雷亚尔持续贬值，巴西一所核心城市孔子学院今年组织的常规夏令营营员寥寥，原因是许多学生无法负担往返机票。原来只需要4000雷亚尔的票价，随着通货膨胀已经增长到6000雷亚尔，让许多巴西汉语学生不得不暂时放弃到中国看看的计划，继续留

在祖国为三餐努力。

劳工党政府的施政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劫富济贫的政策理念。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种政策制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近年来经济增长停滞之下，受影响最大、社会反弹最强烈的也是中产阶级。

罗塞夫政府在极为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依然坚持公共卫生方面的“更多医生”计划、住房方面的“我的家我的生活”计划以及贫民区的水、电、饮食、教育福利，每种公共投入都来自纳税人的支出，受益方都偏向纳税极少或不纳税的贫困人口。这些政策在保证贫困和赤贫阶层坚定支持的同时，也伤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进取心，在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时，让整个国家后继乏力。

收入分配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包括纺锤型、金字塔型和倒金字塔型。当代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一定有一个收入稳定、税收和福利合理、拥有不次于其上下阶层社会影响力的中产阶级。社会思想和行为的动荡多始于中产阶级的愤怒，源自更强者不易撼动、极弱者难于表达。

巴西制造的中产阶级在体量上大得惊人，却并没能得到相应的话语权和福利，在随时可能跌回低收入群体的风险中，最终选择了更激烈的表达。

### 政治腐败影响执政 财政紧张民生困难

罗塞夫政府目前面临的困局呈现立体化面貌，主要由两条主线构成：一条是以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腐败案为主线引出的政治腐败问题，另一条则是由于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导致的财政紧张和人民生活困难问题。

从宏观角度观察，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由于巴西存在的极端多党制现象，两任总统的劳工党政府均与盟党组成执政联盟，不可避免在施政纲领、人事任免等问题中顾忌盟党立场；当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时，最迅速的反应不是应对民众，而是安抚盟友。就在本月罗塞夫大幅削减政府机构以平息民愤时，盟党的部长席位反而有所增加。

劳工党内部也分为多个派系，其中多名重要成员与巴西大型企业有着金钱纠葛，导致包括罗塞夫选举经费在内的多项政治资金来源不清，这种政治掣肘严重阻碍了执政的坚决和清明。由于私有化改造的历史问题，巴西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本就不足，政治腐败问题的凸显又限制了经济调控走出危机的效率，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目前的状况。

而从普通巴西百姓的角度看，这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大环境下，收入缩水、支出日增，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而政治腐败让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雪上加霜，百姓对政府改变状况的信心也随着一桩桩案件的揭发落至冰点，政府支持率从70%降至8%。

虽然在阶层划分上许多家庭进入了中产阶级，但财富持续贬值、货币购买力下降，带来的只有幻灭。作为国民大多数，工薪阶层并不热衷于了解国民经济发展和停滞的原因，只希望再次走出危机，过上好的生活，重拾对执政者的信心。 万戴